

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

# 九寨溝療傷之旅

舒菲



腳下是涪江的源流。金絲猴和大熊貓是見不到的，我們惟一可見的是一條水飛浪翻的湍流，從山頂一路流淌而下。溝內遍布碳酸鈣沉積池，又呈梯田狀排列，這條二點五公里長的湍急水流被稱為「黃龍」。

可能我們上山時天色已暗，見不到陽光，也看不到陽光下的水流，金光閃閃有如飛躍着的「龍甲」。我的感覺是「黃龍」遠不如土耳其的「棉花堡」美。同樣的地質地貌，雪白有如童話世界的「棉花堡」令人有純潔、詩意的感覺，反觀「黃龍」，就只有「泥土」的感覺。

### 三

在五星酒店「九寨天堂」過了一個晚上，第二天起了個大早。拉開窗簾，天還未大亮。隱約看見天很藍，沒有雲彩，說明天色極佳。

吃了自助早餐後，我們乘車向九寨溝進發。九寨風景區離酒店不遠，我們在車上已經看見遠處白皚皚的雪山，嶙峋的峰頂正披著金色朝陽籠罩。陽光使雪更白，天更藍，山型更加峻峭。我在想，有沒有傳說或神話把雪山比作美少年的？想不起來，但我覺得應該有！

旅遊巴在一條不寬但水流清澈湍急的小河旁邊停下，準備換進溝的小環保車。導遊說這河是岷江的上游。

遊九寨，最深的感覺是「水」，舉目都是水。回來查看資料，原來四川是全國河流最多的省份，擁有河流一千四百一十九條，流域面積在五百平方公里以上的有三百四十五條。其中著名的有嘉陵江、岷江、金沙江、沱江、涪江，全省河流年經流量約三千億立方米。我們知道，富饒、肥沃、富庶跟水是分不開的，四川多水，所以有「天府之國」的美譽。

站在路旁，我們看到四周都是崇山峻嶺，山上山下，沐浴在朝暉裡的一些樹木都已變成紅橙黃紫，襯著藍天，悅目非常。令人想起毛澤東的詞《沁園春·長沙》——

獨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頭，看萬山紅遍。層林盡染，漫江碧透，百舸爭流，鷹擊長空，魚翔淺底，萬類霜天競自由。 惜春華，問蒼茫大地，誰主沉浮？ 攜來百侶曾遊。憶往昔峥嵘歲月稠。恰同學少年，風華正茂；書生意氣，揮斥方遒。指點江山，激揚文字，莫道當年萬戶侯。

我是「文革」期間上的學，「後遺症」是面對祖國河山最先想到的不是李白杜甫，而是毛澤東詩詞。

雖然跟自己說好，此行是散心，不再想傷心的事，但腦袋是不受控制的。走在山路上，大弟的身影笑容，會突然出現。有時在樹林裡，有時在水流中，甚至雪山峰頂。作為姐姐，我都不知道如何評價這個弟弟。在家人眼中，他的一生也許不能算成功，但是從他的突然離去，我發現他有另外一方面的成功——大班肝膽相照的朋友。這些朋友，有的第一時間趕到醫院；有的從台灣趕來，一路陪他辦喪事；有的從內地飛來奔喪；還有的從頭到尾幫我接待親友，幫忙收殮金，辦瑣事……我都不能想像，竟有這麼多人待他有如親人。只要仔細想想，就知道多麼不容易。在這樣功利的世界，有那麼多人願意出錢出力出時間，為他辦好身後事——這怎麼不是一種成功？

### 四

環旅旅遊車緩緩駛進九寨溝景點。來到九寨溝，我才曉得原來這裡的許多景點都叫「海子」。其實那是湖泊，藏人鍾愛海卻見不到大海，他們把湖泊叫成「海子」——大海的兒子。對我這種在海邊出生，在海邊長大，視大海如親人的人，見到「海子」，甯說有多親切了！

在溝內見到許多「海子」：雙龍海、翠海、五花海、老虎海、犀牛海、天鵝海、熊貓海、火花海、鏡海、長海等等，名字其實都不重要，主要是看「海子」裡的水。

天底下竟有這麼美麗的「水」！九寨溝的水有很多顏色，雖然基調是藍和綠，但是很奇怪，這藍綠居然可以分出那麼多顏色：寶藍、深藍、黑藍、靛藍、淺藍、粉藍、淡綠、翠綠、粉綠、嫩綠、草綠、深綠、墨綠……數不出了，語言貧乏。只能想像，大概是那位天神不小心將顏料打翻，落到池子裡。

來九寨之前，我們也看過電視節目，看過畫冊，但我跟你說，最漂亮的攝像都遠遠不如親眼所見，最好最好的攝影師也只能拍下五六成。為什麼？拍山容易拍水難。山是靜止的，照片或攝影可以拍出山的雄偉，山的陡峭，山的嶙峋，山的嶄嶄，山的磅礴，山的險峻。相比之下，水很難，水是流動的，水是透明的，水裡顏色交融，水波盪漾，水流潺潺，波光粼粼，陽光下的波瀾，微風下的漣漪，如何能一一捕捉？

雖然如此，李波還是捕捉了一些不容易拍的景色，好比「水中倒影」。之前說過「海子」主色是藍綠，但是九寨溝周圍全是高山，一眼望去，山上層層疊疊都是森林樹木。時值十一月初，一年中最絢麗的秋色已經到了尾聲，但還有依依不捨的紅橙黃樹葉，它們把身影盡情投入「海子」，使湖泊更為鮮艷奪目。

有說：「九寨溝的靈魂是水」；又說：「黃山歸來不看水，九寨歸來不看水」。一點不誇張，這九寨溝的「水」真是無處可比。除了「海子」，我們還看到好幾個瀑布和「灘」：樹正瀑布、諾日朗瀑布、珍珠灘、盆景灘等。多年以前去過號稱亞洲最大的貴州「黃果樹瀑布」。感覺最不好是水是黃的，渾濁的，那麼瀑布再大也不美了。這九寨溝的瀑布，水是雪白雪白的，乾淨清亮得像剛剛從天上落下凡間，沒有一絲污染。拍回來的「珍珠灘」「盆景灘」照片，看照片的人會問：「是不是下雪了？」

「海子」裡的水，其清澈程度是驚人的，據說能見度高達十米。我們看到水中倒影，水裡多姿多彩的水草、各種樹木，水裡的游魚，感嘆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讚頌這人間美妙仙境。十月旺季已過，走在沒什麼遊人的湖畔，風景如畫，我們享受的正是九寨溝舒適寧靜的時光。

生老病死，其實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一個人的成功與否，不是外人給的，是他自己確認的。每個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就像這裡的山和水一樣，都相同也都不相同，只要他認為自己一生是開心的、滿足的，也就是成功了，別人怎麼看其實都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的感受。

### 五

大弟不幸去世後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，眼睛一閉，他就來到眼前——都是穿著單薄紫袍、躺在鐵床上的最後模樣。那時不能接受他已去世，老覺得穿得那麼少他會「冷死了」，應該給他加一床棉被。吃了安眠藥我才能入睡，但是，就一次也沒夢見他。

來到這仙境夢境般的九寨溝，不知為何，竟有幾個夜晚都夢見阿弟。他跟平常一樣，每一次都是高朋滿座談笑風生，一覺醒來，頓覺放鬆，胸口也沒那麼沉重。仔細回想，夢中弟弟高大俊朗笑容滿面並無異樣，也許是他託夢告訴阿姐：已到無憂極樂世界。

幾天的九寨溝之旅，天天陽光普照，即使氣溫只有一兩度，也不覺得冷。天氣之好，令人稱奇，連最不信鬼神的李波也要說：「大概是弟弟在關照你！」

是的，我也這樣想。

二〇〇九年十一月



## 「儒狗」

徐志嘯

這是真人、真狗、真事。時間在去年六月初，地點是台灣一所著名大學，其時筆者正在那兒客座。

那天，文學院的一間教室裡即將舉行一場學術講座，講座題目是「圍棋和古詩」，演講者係該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專門邀請的來自美國的一位教授。殊不知，聽講座的聽眾中，除了大學的學生們外，還來了一位特別的「聽客」，我因為早早找了前排座位坐下了，沒有注意後面的情況，其實這位「聽客」早已「落座」了，牠悄悄地坐在教室後面一排靠近走道的座位邊，毫無聲息地耐心等待著講座的開始。旁邊陸續坐下的學生們應該注意到這位「聽客」——一條黑毛狗，但因為野狗在這所學校與師生們長期以來一直奉行「互不侵犯」「和平共處」，學生們對牠的光臨講堂已渾然不覺，視若平常了。

講座進行中，教室裡鴉雀無聲——除了教授抑揚頓挫的演講聲，和伴隨著的不時轉換的PPT投影畫面。大約因為這PPT投影上不斷出現圍棋圖像和古人畫像，那位特別「聽客」發現牠所在的位置離黑板上那些注視著這位「聽客」，有些看不清楚，牠悄悄地，毫不聲張地，一步一步朝黑板前方走過來。正在演講的教授顯然注意到了這位「聽客」的舉動，前排的學生們和我也都注意到了，我們的注意力一下子轉移了，都在注視著這位「聽客」，而牠卻似乎根本沒在意大夥的目光，我行我素，慢慢走到講台前停了下來，臉朝著黑板，身子稍稍傾斜，兩腿盤屈，用前蹄後坐的方式，重新抬頭看著黑板上的PPT投影，又繼續聽講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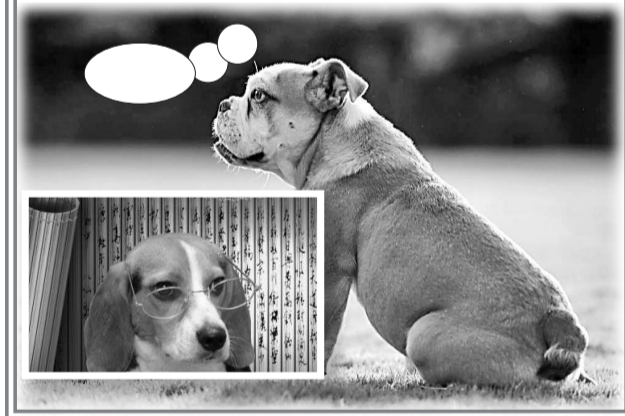
教授依然不緊不慢地做著他的演講，我卻無法控制自己的目光了，因為此刻，我的座位離這位「聽客」的距離是全教室最近的，我必須嚴密注意牠的動態，萬一牠不耐煩了，或突然興致起來，走到我跟前來了，我該如何是好？我可缺乏與牠「和平共處」的能耐啊。

此刻，事情突然出現了轉機。那「聽客」不知為何，站起來了，依然是悄悄地，毫無聲息地，先原地轉了一圈，而後朝著黑板的反方向，沿著課桌間的走道，一步一步，慢悠悠地，一直走出了門外。為何走了？是產生「審美疲勞」了，還是覺得圍棋太難古詩更煩？抑或突然想到啥事，不能再呆下去了？一切都難以考證。

可我是長長地舒了一口氣……總算沒在我眼前停留。教授則在牠步出門外後，停下了演講的內容，說了以下一段話：

「聽說貴校凡是會進教室聽老師上課的狗，都被稱為『儒狗』，而有幸有『儒狗』進入的這門課，一定是這門課的老師講得特別精彩，看來今天我很有幸，有『儒狗』進來聽我的演講，說明我的演講很精彩。」

在座的學生們發出了會心的笑聲，演講又重新繼續了。然而我卻陷入了惶惑：狗如此具「儒性」，且無絲毫人為訓導之因素，實乃天下少見，而此時此地的人們居然如此與狗相安無事，也屬一大奇觀也。



## 仙桃故鄉的悲愴樂符

王君獵

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上湖北佬」。國人談論湖北人，隨口而出大抵是此言，或也因為湖北人的圖騰也是九頭鳥。褒義理解九頭鳥，是說湖北人精明、會做生意；貶義則指狡詐、不可輕信。但九頭鳥的二重意義，也平添了湖北人一份自負與清高。其中有好的成分，即使是「壞壞的」好，那仍是好的一面。

但是湖北人對同省仙桃的調侃，卻儼如宣判死刑，壞到了極點，且看：「奸黃陂，狡孝感，又好又狡是漢川，十個漢川佬，比不上天河一個召」。

好，湖北方言，指搵門，精打細算，斤斤計較。召，指傻子、愚鈍之人。天河指天門、沔陽，沔陽是仙桃市舊稱。黃陂、孝感、漢川、天門、仙桃皆屬湖北轄區。還好，罪大惡極的不僅僅是仙桃人，還有個墊背的。巧的是，仙桃與天門這哥倆僅一河之隔，同處江漢平原腹地，現今連電話號碼都是同一區號，可見人緣與地緣之親密。漢川在江漢平原東北角，孝感在江漢平原之東北，黃陂在江漢平原之東。這顯然是說，凡江漢平原周邊的人一律既奸且狡，越是靠近江漢平原，就離至奸至狡越近。多年前，有人疾呼河南人惹了誰，並撰書予以正名。那江漢平原又惹了誰？

中國歷史上次出現過許多天府之國，全是良田萬頃的平原地區，如蘇秦忽悠秦惠王時形容的渭河平原：「秦四塞之國，被山帶渭，東有關河，西有漢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代馬，此天府也。」卻幾乎沒有將江漢平原與天府之國掛鉤的史料記載。二〇〇八年一月出版的《中國國家地理》雜誌評選中國十大新天府，江漢平原好不容易列入三

十多個候選名單之一，依然沒有擠進十大天府之列。

江漢地區的良田多是圍湖造田形成，受長江漢水滋養。春夏之交，站上河堤，放眼望去，是茫茫無際的茶花之黃與水稻之綠，此乃不折不扣的天府氣象。它成為魚米之鄉，是近半個世紀水利建設迅猛發展的結果。長江流域湖泊縱橫、河流交錯，湖北更是著名的千湖之省。在治水、修壩、建橋等技術還沒成熟的時期，江漢平原尚是水鄉澤國之間名詞，長江漢水一旦洪水泛濫，整個江漢地區一夜之間桑田變滄海，昨日天府轉眼一派蒼涼，觸目驚心。隨後，百姓背井離鄉，流落他方，可謂「千村薜荔人遺矢，萬戶蕭疏鬼唱歌」（毛澤東）。即便水利建設卓有成效的當下，仍然抵擋不了一九九八年夏天的一場大水。那年洪峰過後，我離家不遠，划船到河對岸被洪水淹沒的村莊，樹上的老鼠、蛇、螃蟹直往我船上落。水上漂著數不清的動物屍體，堆土造堤圍起來的大院子，共幾十個村，幾十戶人家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全不知了去向。那年，我十六歲，在記憶裡，未曾想到河水竟可帶來如此毀滅性災難。我當時還對駐紮在我們村憂心忡忡的防汛人員拍板：要是決堤，這裡被水淹了也別怕，我游泳也可以游出去。

多年以後，我翻閱《沔陽縣志》自然災害篇章時，頓時毛骨悚然。仙桃地勢低窪，水災之多，為湖北各縣市之首。自唐朝德宗貞元十一年（西元七九五年）至西元二〇〇〇年，約一千二百年間，有記載的水災共二百二十八次。尤其是清朝道光末年、咸豐、同治、光緒、宣統，民國以及新中國建立之初，自一八四六至一九五六年，一百一十年間竟年年都有水災。記載生動翔實，如：



來，只是此時，他們不得不揹上行囊，拖家帶口，出去討生活。衣衫襤褸，形容枯槁，身無分文，飢腸轆轆，沔陽人成了名副其實的流浪漢。洪水，給他們帶來了苦難；苦難，卻帶著他們過上了聲名狼藉的日子。

流浪的路上，除了吃苦耐勞，一分錢也爭取賺到，忍辱負重，一分錢也不輕易捨去之外，坑蒙拐騙等不光彩之事時有發生，要不然，至奸至狡的標籤會貼上他們的額頭！據說許多年前，有火車站在醒目展位赫然掛著「謹防仙桃騙子」的巨大條幅。

流浪往往遇貴人，苦難難能出成就。有「中國猶太人」之稱的溫州人在當今商界財大氣粗，聲名遠播，其創富路徑其實是有迹可尋的。溫州東邊沿海有個島，名曰台州，台州在建國之初稱作小台灣，常有特務出沒，成份複雜，政府管不來，乾脆對島上人民聽之任之。陰差陽錯，早在改革開放之前，台州人自己就開放了自已，餓了討口飯吃，他們全國各地流串，再苦再累的生活也幹，擦鞋、撿垃圾、搬運，隨處是台州人的身影。

待國人還在討論要不要改革開放時，在台州人的影響下，溫州人早完成了原始積累，開始了背朝內地，面朝海外的商旅傳奇。災難也賦予了被稱作「湖北猶太人」的仙桃人敏銳的商業直覺。我任職公司老闆算是有錢人，曾在我面前讚許他的一位仙桃朋友，說：「一棟別墅，環境特好，我看了很久，仍猶豫不決，沒想到被你們仙桃人看一眼就買下了，那傢伙其貌不揚，與我交往多年，不顯山不露水，竟這麼有錢。」

建國後，江漢地區遭遇的特大洪災主要集中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，這已不是仙桃人背井離鄉、外出謀生的主導因素。與全國人口流動軌迹相似，主要是政策傾斜所致。不知不覺，人們對仙桃人的看法似乎稍有改觀。我是仙桃人，常被問起籍貫，我如實回答，則有人詭譎地笑：聽說仙桃人很聰明！我問：聰明是什麼意思？他略尷尬：很會做生意吧。我也略尷尬，我是受了牽連吧，還是沾了先輩的光？